



## 点亮心灯,向阳而行

定海二中七(8)班  
 学生记者 滕静宜(证号C15035)

这个寒假,我读完了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。海伦·凯勒的故事像一束穿透阴霾的光,不仅照亮了她自己的世界,也为我这个普通的初中生点亮了成长路上的一盏灯,让我对“坚韧”与“珍惜”有了更真切的理解。

海伦19个月大时,一场急病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,她像一只困在牢笼里的小兽,暴躁且绝望,直到莎莉文老师的出现,才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与光明的大门。

书中最让我震撼的,是海伦对知识近乎偏执的执着。为了学会说话,她一遍遍感受发音的震动,哪怕喉咙嘶哑也不停止;为了读懂盲文,指尖磨出了薄茧,却依然乐在其中。最终,她凭借惊人的毅力考入哈佛大学,成为举世瞩目的作家和教育家。这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学习日常。

进入七年级后,课程难度加大,面对复杂的几何证明题、拗口的文言文,我时不时抱怨“太难了”“太累了”。可海伦连“看见”书本的机会都没有,却用百倍的努力去触摸世界、追逐梦想。和她相比,我那些所谓的“辛苦”,又算得了什么呢?

海伦在书中设想的“三天光明”,更让我懂

得了“珍惜”二字的重量。第一天,她要长久凝视亲人的脸庞,把他们的模样刻在心里;第二天,她要迎接黎明的曙光,欣赏艺术的魅力;第三天,她要漫步城市街头,感受普通人的烟火日常。这些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画面,却是她一生都无法实现的奢望。

我们总以为“拥有”是理所当然,却忘了“平凡”本身就是一种幸运。每天清晨,我能看见定海街头的晨雾与朝阳;能听见校园里同学们的欢声笑语;回到家,能和父母围坐一桌吃饭。这些看似平淡的瞬间,其实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。

海伦说:“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。”这句话深深印在我的心里。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、明亮的双眼和宝贵的学习机会,这是海伦一生的渴望。在学习上,我要像海伦一样坚韧不拔,把每一次挑战都当作成长的阶梯;在生活中,我要用心感受身边的美好,珍惜和家人、同学相处的每一刻。

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告诉我,人生的光明从不取决于眼睛,而取决于一颗热爱生活、永不言弃的心。这个寒假,海伦·凯勒用她的故事,为我点亮了心灯。未来,我也要自己做生命里的光,带着这份坚韧与珍惜,在成长的道路上勇敢前行。

## “自律”的故事

普陀东港中学七(8)班  
 学生记者 乐昱佐(证号D1142)

那是寒冷的冬天,家中刚失去了一只鸟,悲伤的阴云笼罩着每一个人。为了驱散这份哀伤,一家人决定出门散步。

走着走着,我们看到了一个卖鸟的摊位。在众多叽叽喳喳的鸟儿中,一眼就注意到了一只小鸟。它静静地待在那里,一动不动,尾羽还未完全长开。爸爸见我如此喜欢,便买下了它。

这是一只蓝色的小虎皮鹦鹉,我从上一只鸟朋友“加油”那里得到灵感,给它取名为“自律”。回家后,“自律”依旧十分安静。我花了两天时间,为它打造了一个自由的小天地——一个精致的小笼子,里面配备了两个食槽、一个水盆。只见她小心翼翼地脑袋探出来,慢慢地走到食槽边。见我离开,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,那模样就像一个饿坏了的孩子。

从那以后,每天早上我都会为它更换新鲜的粮食,清理它的小窝,然后轻轻地把它抱起来,用鼻子贴贴它。晚上,我会把它放在房间里,还特意为它开了一盏小灯,让它在温暖的灯光下安然入睡。“自律”睡得很快,那安心的模样,让人看了心生怜爱。

这样美好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,“自律”在

我的悉心照料下长大了一圈。它变得越来越活跃,只要我打开笼子门,它就会立刻冲出来上蹿下跳。弟弟也会在地上欢快地追着它跑,跑累了,会把它抱起来,用脸感受它肚皮的温暖,那温馨的画面仿佛一幅美丽的画卷。

看着“自律”一天天长大,我心中满是喜悦。不过,我平时很少带“自律”去外面散步,毕竟它还小,我总想着等它再长大一些。可没想到,直到一切都结束,我也没能带它去见识外面的世界。

今年春节,家里多了些纸板。我灵机一动,用纸箱和刻刀亲手为它制作了一个两层小屋。一楼是温馨的小房间,二楼是小阳台。“自律”先是在一楼安静地睡觉,然后跑到二楼,欢快地跳下来,那活泼的样子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快乐。

然而,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。春节后不久,它就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一切来得太突然,瞬间将我的快乐击碎。“自律”是来我家时间最短的生灵,但在这短短两个月里,它带给我的温暖和快乐,我时刻都能感受到。看着它死后安详的模样,我的悲痛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

现在,我常常和老朋友“加油”待在一起,用脸贴贴它的肚子,感受着那份温暖,回忆着和“自律”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

## 暗箱里的金陵魂

——观《南京照相馆》有感

定海七中八(2)班  
 学生记者 邬家璇(证号C1607)

走出影院时,夏夜的风带着潮湿的热气扑在脸上,可掌心一片冰凉,胸腔里翻涌着难以言喻的悲愤与敬意。

电影将镜头对准1937年冬天的南京城:暗房红光下,显影盘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,一群普通人的良知在民族危亡时刻渐次浮现……剧中,无论是冒名求生的邮差阿昌、为日军工作的翻译王广海,还是怀抱演员梦的毓秀,以及照相馆老板老金一家,最初都只是“想活下来”。然而,随着一次次看见洗印的照片,人的良知和民族情感让他们逐渐改变。为了“让罪证留下来”,他们开始冒险,乃至牺牲。

影片开场,枪击和摄影的过程交替出现:日军组织“亲善照”拍摄,镜头无意扫过墙角蜷

缩的难民;伊藤品茶时的特写,茶盏倒影中藏着被押解的百姓。片中,中国人在绝境中展现出的团结与抗争从未停歇:老金用相机镜头记录罪证,如同用眼睛守护家园;林毓秀拒绝为日军唱戏,用沉默表达不屈;苏柳昌冒死传递底片,用行动践行责任。侵略者妄图用武力征服这片土地,却始终无法磨灭中国人骨子里的刚毅。

残阳如血,浸染了1937年的寒冬。金陵城的断壁残垣间,哭喊声碎在凛冽的风里,而那些披着人皮的豺狼,他们的军靴踏过之处,尽是骨肉与血泪的泥泞。那一张张被留存的照片,是中国人宁折不弯的脊梁。

以前总记不住1937年12月13日这个日子,那时的我尚且不明白流离失所的苦楚,也不明白家破人亡的悲愤。如今,这个日子早已烙刻在我心中。

## 奶奶小传

南海实验初中八(6)班  
 学生记者 刘忻灵(证号B354)

奶奶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,是土生土长的浙西人。十三岁那年,邻村戏班招学徒,她跟着班主学青衣的水袖翻转,学花旦的真假声转换。十八岁时,戏班散了场,她背着半箱戏服回了村,不久就嫁给了爷爷。虽然日子紧,但是她没丢这技艺:田埂上插秧时,腰杆一挺就哼起《打金枝》;溪边洗衣时,棒槌一停,嗓子就顺着风飘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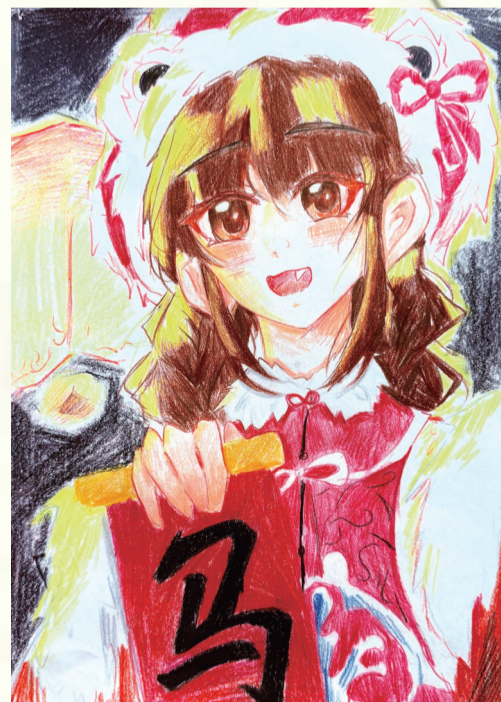
我六岁那年夏天午后,她常会搬两张竹椅放在院角的老槐树下,我趴在她腿上,看她手里的针线穿过她的旧戏服。才缝完一针,她就清清嗓子,开始唱“十八相送”。尾音拖得很长,就像门前那条溪水,绕着青石板缓缓流。那时我听不懂戏里的别号,只觉得奶奶的声音比蝉鸣软。

十岁那年,耳濡目染的我也想学唱戏。奶奶先是笑,随后便拉我到溪边“开蒙”。她先教我练气,掌心贴着我的后背说:“吸气要吸进满溪的凉,吐气要像水流过鹅卵石,不慌不忙。”教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时,她一句句纠正我的调子,手指轻拍我的手腕打节拍。我总唱不准尾音,她从不催,只是弯腰捡一片柳叶,放在唇边吹一段《茉莉花》,说:“戏要慢慢唱,心要慢慢沉——你听,风穿柳叶都有调子,别急。”

后来我上了初中,每次周末回家,总见奶奶坐在老槐树下,手里摩挲着那半箱戏服,见我回来就扬声喊:“囡囡,今天要不要再唱一段?”初三那年秋天,桂花刚开满院,奶奶就走了。

去年清明,我回到老家,特意走到当年学戏的溪边。溪水还是老样子,绕着青石板漫过。恍惚间,我好像听见她在说:“吸气——”我站定,清了清嗓子,唱起了她教我的第一句: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……”

原来奶奶没走。她把越剧的柔,把浙西山水的凉,都唱进了戏里;她把对日子的韧,对我的爱,都藏进了调子中。如今这戏腔传给了我,也留在了这溪水绕村的故乡——只要有人还唱着,奶奶就永远在。



## “马”上好运

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初中校区八(6)班  
 学生记者 周轩怡(证号B849)